

發公有限文
行司限份化

人从众

子梅萬
編主

報周人从

版出日七月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期五第 年一第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其目的在求中國之

之

言人

英·梅 囑遺讀揆首

藥良令夏

行滬堂安永標虎

五九五至一九五路波寧



油金萬

版出六期星逢每

人人周報

第一年 第五期

人言

首揆讀遺囑(漫畫)

梅·英

一

政治揣摩

枚

四

放眼看世界

程仲文

四

文化測量

學潮激變張閣不能辭其咎 萬枚子

三

記北大的教授羣

許君遠

七

五四運動的色香味

羅敦偉

八

白下報名詠

曹公

二

社會透視

都會哲學

諸葛郎

一一

血淚話叢莊

秀山

一二

眾生輝

美國人心目中的陳立夫

美國時代周刊

一四

三報人之死

紹虞

一七

青年律師王善祥

申不害

一八

時代女兒(長篇連載)

梅子

一八

百年陰陽歷換算表(二)

二二

歡迎新訂戶

先付兩萬元

訂閱有好處

八折優先權

寄遞憑君意

以免有遲延

號碼莫忘記

續訂再付錢

本 期 零 售 每 冊 二 千 五 百 元

發行人 人从众文化公司

編輯人 萬 梅 子

社 址 上海(5)四川北路
黃渡路敏德坊六號

電 話 (〇二)六〇七六二轉

登 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
字第二七四號

印刷所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
第二六六五號

廣告刊例

類別	全	面	二分	三分	四分
封面	一百萬	五十萬	四十萬	三十萬	三十萬
底面	九十萬	五萬	三十萬	廿五萬	廿五萬
封裏	八十萬	四十萬	廿五萬	二十萬	二十萬
底裏	七十萬	卅五萬	廿二萬	十八萬	十八萬
專頁	六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五萬	十五萬
夾文	六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五萬	十五萬

以上均為每刊一次之價目長期另議
議套色加倍

學潮激變張閣不能辭其咎

萬枚子

政府應愛護人民 何必摧殘？

人民應擁護政府 不必革命！

自從四月十七日國民政府公布青年、民社、國民黨分別通過的施政方針十二條，接着實行改組，張群氏組閣登台以來，誰料物價暴漲，學潮澎湃，演成一個恐慌動盪的局面！

物價暴漲有其夙因。內戰一日不停，金融一日不安，物價也不能不漲。這是內戰之厚賜，我們不怪張閣，更不怪甫行組成的張閣。但學潮激變，重蹈北洋時代的覆轍張閣實不能辭其咎。

各地學潮醞釀之初，發端各不相同。漸而由要求增加公費，變為一致的叛內戰。假定不如當局所說，被少數人乃至共產黨所操縱有顛覆政府的企圖，誰敢說這種要求不正當？問題之嚴重也就在此。我們要先問：政府既不能宣教順情，防學潮於未然；爲何又揚湯止沸，激學潮於擴大？

勝利以來：政府本已給人民相當的自由，譬如：共產黨在上海可以辦刊物，其他報章雜誌也多存抨擊政府設施不當的言論。南京上海各大學可以請自由主義者或自命前進的學者們自由演講，放言無忌。單從這一點來看，這真是躋進民主政治大道的良好現象。政府爲甚麼不善爲利用，使人民尤其是學生與文化界人士都能完全了解政府不願內戰的真心，以及內戰之不停不由於一方面的苦衷？如果每個大學的學生都是少數可以操縱多數，那麼從教育部長起直到每個負責文化宣傳部門的人，都該捫心自疚。他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

不必諱言：每個人都不滿意現狀。大學生之請求增加副食費祇是一種借口。張閣對此，最初就不應打官腔，可以痛痛快快指出學生真正目的，對他們委婉說：「你們的要求對的。內戰一停，一切都迎刃而解。但戰爭是雙方不是一方，政府今日的苦痛，正如人民一樣，你們若處政府的地位，應該怎樣？你們當非企圖推翻政府，爲何偏袒共產黨，而不站在人

民公正的立場？」我敢斷言，張岳軍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中午大學生請願時，挺身而出，侃侃而談，就不會有「五，二〇」以後種種慘案之發生！政治家要有胆有識，有容量，張院長的胆識容量還不够。

那知一誤再誤，五月十八日的臨時國務會議，又通過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無異火上加油。

就臨時辦法本身說：是對請願加以限制。我們不懂純粹的正當的請願本無礙於社會秩序，何必要臨時限制？政府不從請願的根由方面下功夫，反而貽人以「限制自由」的口實，可謂策之最下。果然風潮不但不能平息，反而愈見擴大！這就是少數操縱多數的最好機會。如果共產黨或其他野心家真能充分煽動學潮，他們應當暗喜道：「張岳軍中了我們的巧計。」

五月二十日參政會開幕之日，學生依然遊行請願了。政府的臨時辦法已出，祇好硬着頭皮，命令憲警阻止。在那種熱情奔放之下，豈是徒手與水龍所能抵擋？結果慘案發生，演成現在動盪的局面。

於是政府年來給文化界相當的自由都付諸流水。至此少數人乃至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的目的初步得達。上海的軍政當局根據戒嚴法令封閉三報館，搜捕情報得來的共黨分子。試想既不能大事化小，又不能小事化無。戒嚴法令之下還說甚麼？

我的上半段結論是：「政府應愛護人民；然而張閣登台，首先作了摧殘民意的措施。」

政府的責任既經分明，我們進一步研究這次浪潮之由來。

物價如此高漲，民生如此凋敝，戰火如此蔓延，國格如此低落！現實之不能令人滿意，舉國皆然。但是我們有情感，也有理智。我們應知由抗

放眼世界

文 仲 程

觀察的方法

對於世界大局的看法，並不是說把世界大局作一次攝影，留得現實的情狀，就算是看清楚了。用攝影師的看法，固然很細膩逼真，但是我們並不稱道這種看法，因為世界是動的，非靜的，世界的動，提供人類一種教訓與責任，把過去的失敗，作今日的教訓，把未來的成功作今日的責任。然後我們曉得所謂對世界的看法是要接受教訓并負責任的看法，這種看法是歷史的看法，是電影的方法。

然而所謂教訓與責任，也是因人因事而異，因此他們的看法也各有程度的深淺，和意義正誤。比如對世界大局的看法，也大有不同，大多數的平民，他們曾經在歷史的鬥爭惡戰中犧牲毀滅，而并未獲得任何戰後和平安定的代價，他們厭戰，他們怕見戰爭，他們願戰神永

離人間，他們不敢強調戰爭的可能性，他們更怕和恨世界局勢走向失去和平的道路；但主宰着世界的尚不是這大多數善良的平民，雖然「民主主義」在廿世紀中葉的現代是時髦不過的政治口號，有的國家在「民主主義」之旗幟下實行極權政治，有的國家在「民主主義」旗幟下，實行軍事膨脹政策，有的國家在「民主主義」大旗之下，戀念希特勒與東條的臣民，而加以保育之，這些赫赫巨頭，他們對世界大局的看法，似乎是世界不免一戰，或者危詞聳聽說戰爭已經迫近，或者拳拳不息，整軍經武，或者口說「世界已獲長期和平之保障」，但仍不肯撤除他放下的「鐵幕」，不管他們有否維護和平的誠意，但事實與行動的表現，却頗為不佳，對於世界局勢的改善毫無補益，而且我們敢說世界局勢如真有不好的演變以至於原子彈滿天飛舞，他們，赫赫巨頭，就是責任難逃的罪人。

以我們善良平民的看法，赫赫巨頭手下的世界，誠然已弄得烏烟瘴氣，我們不僅不應該隨附他們的論調而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却應該對他們持一種督促和抗議的態度，不要叫他們弄得更壞，以至於不可收拾，因為如果眞的不可收拾，善良的人們，那還能有瞭解？

因此，作者所謂放眼世界，也正是對於這個形勢不佳的世界，對赫赫巨頭的恣意作弄，採一種督促的態度，對他們不惜民命的無顧忌行爲，採取一種抗議的意思。

戰爭危機與和平願望

在世界巨頭的腦子裏，都恐懼着本國的安全會一朝遭受破壞，如史太林說的「存在着資本主義包圍和進攻蘇聯的危險」，艾森豪威爾說：「美國極容易遭受突然的空襲，在數小時內慘敗」。蘇聯因爲時時疑懼着本國會受包圍與進攻，所以情緒緊張，無逾戰時，美國也因爲疑懼要重演「珍珠港之變」，所以不願裁減軍費，而實行着積極的備戰準備。

事實上，現世界正是反映這些巨頭們意念的所在，雖然我們不能說現世界是這些巨頭所造成，但他們的影響却是很大的，多數的人民，沒有力量或不能表現力量，於是這少數巨頭便應多負對世界安危的責任了。如史太林所說「國際合作是可能的，有條件的，合作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着的，但是合作的意願却不是永遠有的，假使有一方不願意合作，結果，就有衝突，戰爭。」所謂「意願」，當然是決於赫赫巨頭的腦子，如果他們願意和平，戰爭危機，未嘗不可立即解除。

但是合作的意願究竟如何呢？自從德日投降以來，國際會議常是彼此僵持不歡而散，竟沒有一次和諧成功，聯合國已僅存軀殼，和舊日聯一式無異；秘密外交強權政治依然是國際間的天之驕子；弱小國家內部，更不斷演出了各有背景的自相殘殺；有力量之強國，亟亟於佈置戰略基地或擴張勢力範圍，誰也不肯終止備戰競賽；這些事實，充份表示戰爭危機的存在，甚至有隨時爆發的可能。

有一調具有和平願望與國際合作理想的人物，就像下野以後的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他吶喊，他奔走，但是美國當權的人不會採納他的主張，蘇聯的史太林元帥也不會和他協作，和平只是願望，不會成爲事實，他雖辛苦，雖真誠，但要使世界局勢澄清，另有新路，新路是什麼？一方面要眞能使赫赫巨頭們覺醒，回頭；一方面要多數無權無位的善良平民團結奮鬥。華萊士是羅斯福政府的要員同時又被認爲最能承襲羅斯福政策的人物，他的和平願望該是眞實性的，但問題不在這裏，羅斯福的所以能够負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是由於他具有能够調和或改變史太林與邱吉爾的力量，現在華萊士沒有這種力量，他的聲嘶力竭的吶喊，就不能獲得任何

的結果。
現在的世界正在戰爭與和平的歧路，同時戰爭的恐怖又如此的迫近，和平的願望又如此的黯淡。

世界問題一束

列舉目前世界局勢，可以決定人類命運，同時賦予人們以更大責任的，我們可以說有下列幾點：

一、普遍擴充軍備。上年度蘇聯的新預算，國防經費佔三十四億三千二百萬鎊，科學研究費兩億鎊，較上年增三十倍，有人說這是蘇聯增加原子能研究費的表示，美國今年的預算，國防費雖經國會予以核減，但仍有五十二億四千萬元，數字如此龐大，那裏像戰爭已經結束，或和平從此永奠的模樣？英美的巨頭們都在說：「和平是需要用武力來支持的」，因此「擴軍」幾如瘋狂，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此次大戰結束以後，繼之而起，不是一「彈戰」而是一「擴軍」。

二、原子能秘密居奇。原子彈的祕密，迄未獲得合理管制，這一威力如神的新武器，始終由美國特為奇貨，這對於蘇聯常引為不快，前蓋哈坦計劃署主任華倫說：「若投以五百枚原子炸彈，即可使全世界人類與動物完全毀滅。」一原子彈的管制，誠使蘇聯刻不忘懷，直至最近蘇美兩國對此一問題仍不斷引起爭執，在美國固然是欲保持原子彈祕密作為最後控制蘇聯的武器，在蘇聯則由於美國原子彈祕密的威脅，使他懷疑到美國對蘇聯的誠意。

三、聯合國機構的荏弱無能。戰後和平寄托在聯合國機構的健全和強力，健強聯合國機構，來維護正義和平，制裁侵略。聯合國機構的產生，本來是羅斯福致世界永久和平的途徑，但是現在羅斯福屍骨未寒，聯合國却早已僅存軀殼，一無權力，英美法蘇，本於強權政治的方式，以及狹隘國家利益的觀點，各自偏強地逕行處理一切，不把聯合國放在心裏。萊士說過：「聯合國的預算，比打掃紐約街道的費用，還要低六百萬元，蘇聯誠然是願意一聯合國的預算低一點，但范登堡代表那各黨的共和黨國會，却大聲叫好」聯合國的式微，確不是世界和平的好現象。

四、經濟集團壁壘森嚴。世界如果真能走向和平合作，經濟合作應該為其先河，小羅斯福說：「我們相信英美蘇間的的合作，應該依靠經濟的合作。在四月間日內瓦召開國際貿易機構籌備委員會第二屆會議，雖然喊出了好聽的「撤銷關稅壁壘」與「貿易自由」的口號，但是各國有各國的打算，對於如何打破關稅壁壘，取銷集團經濟，廢止滙兌統制及雙邊協定或定額制度等，並不能獲致英美間的一致，英美間尚且如此，若與蘇聯法國一併看去，更加不能合作。如德國佔領區內英美蘇間的經濟集團，就絕難合作，這便我們打破了消除國際猜疑的期望。

五、東西集團的尖銳對立。自從大戰結束以後，蘇聯與英美的合作，

即發生裂痕，英國倡導於前，美國緊迫於後，「歐洲聯盟」與「西歐集團」竟能有形無形地日漸成熟。蘇聯對近東與中東的積極擴張政策，如伊朗北部的叛變，希臘的緊張，土耳其的恐慌，以至最近匈牙利總理的出亡，都是由於蘇聯的滲入，英美恐懼蘇聯的擴張，也積極鞏固歐洲，以圖建立新的「均勢」。三月間杜魯門總統所提的援助土希法案，以及最近我國內閣改組法國政潮等，都與集團政治有關。現在這種對立，已經形成國際合作上一個絕難消除的障礙。

六、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枷鎖未除。雖然我們已看見在亞洲出現了四個以殖民地而獲得「獨立」的國家——越盟，菲列賓，印度與印度尼西亞。但是他們並未完全掙脫宗主國的羈絆，至於朝鮮，巴勒斯坦，馬達加斯加島，仍舊呻吟在痛苦的掙扎之中。東方中國的香港，英國不知以何名義保留？總之，戰後世界，並沒有新鮮的觀感，對於渴望自由平等解放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簡直澆下了一盆冰入骨髓的冷水。

七、小國的動亂與內戰的殘酷。今日世界最使人感到悲觀失望的是小國的動亂與內戰的殘酷，殘酷的內戰，事實上是一「戰後之戰」的前哨戰。世界第三次大戰如真的不幸而爆發，必定以定目前正在殘酷進行中的內戰為起點。伊朗，巴勒斯坦，希臘，印度與中國，正是表現了威脅世界和平的事實，而且更有促成大規模世界戰爭的作用。這些，我們固然痛恨戰爭本身，但無可否認地在這種戰爭的幕後，都有強國作背景，這更加使我們心懷痛恨。

八、戰爭餘孽的被保育。目前世界局勢，還有一個癥結問題，便是戰爭餘孽到了今日，漸漸走入佳境，甚至被包庇保育着，如麥克阿瑟治下的日本，英美蘇佔領區內的德人，他們已經脫離了戰敗國人民應受的待遇，而享受比較優異的待遇。有人說美國人的善視日本，由於防蘇上的需要，要知利用戰爭罪犯來展開另一戰爭，這是一種危險的嘗試，我們不能想像從這種狀況所演出的世界，得給予人類無底的劫難是如何的現實。

請勿各走極端

世界走入了歧路，和平合作，不僅不表現於事實，亦無意願的表示。事實是左者愈左則右者愈右，左右各走極端，相激相盪，世界上的氣氛十分緊張，世界局勢也非常混沌。赫蘇巨頭們當局在迷，他們的觀察不會真切，他們的措置，更常會發生反作用，現在雖然並非真欲發動戰爭，甚至可說他們也在設法防遏戰爭，但事實會得相反的結果。祇有善良的平民，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應該出來反對，給人類留下生機，為和平合作而奮鬥。制止神經過敏的極左與極右，左與右，不是現代人類的第一需要，我們的人民，左也好右也好，只是戰爭不好。因此絕不容許以左或右為政治號召來掀起戰爭，制止了左與右的政治暴徒，世界纔有和平，人類纔能共存。

記北大的教授羣

許君遠

我喜歡北大的自由空氣，尤其隨心所欲的選課辦法，非常合乎我這一個懶散的性情。我生也晚，未能躬逢北大的全盛，當我考進北大的時候，辜鴻銘，王國維，劉師培等都已老去，頑固一些的同學都在歎息北大在向着下坡路走，教授們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是一個從鄉下進城的孩子，還是覺得它充滿了新鮮和刺激。同時儘管有一些人走了，留在校內仍然不在少數，如崔適，劉鬱盤，黃節，劉文典，林損等人，也都自成一家，成為青年崇拜的偶像。與他們對立的便是五四以後的「文化英雄」，陳墨尤其完整：這其中包含胡適，錢玄同，周作人，張鳳舉，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馬敘倫等。兩派不一定有一種成形的分野，同時黃晦問，劉叔雅二人思想絕不頑固，不過林公鐸在課堂中往往是罵人多於講學，每當酒後耳熱，把馬褂脫下，挽起袖子大說某人的見解不行，某人的學識淺陋的時候，真令聽者宛如坐在戲館裏聽說書，一點兒也不感覺厭倦。

在預科我就旁聽崔適。那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入課堂必須有人攙扶。我對經史的素養太淺，尤其是他那一口南方話使我聽起來吃力，上了幾個月的課毫無心得。同時選他的課的人數不多，大概都是因為畏懼其艱深之故。黃節的詩，劉鬱盤的詞都有獨到之見。劉文典風致翩翩，他講文選學和六朝文，公認為最合身份。

此外我還選過張鳳舉的文學概論，他把中西文學融會貫通的編為講義，給了我很多的靈感（Inspiration）。他能够引用中外名著，綜合的分析介紹，並縷述他的新奇的發現。他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是詩意濃厚的散文。他又說，屠格涅夫的小說如「春潮」如「前夜」，如「父與子」，在結構上都能超人一等。這論調深獲我心。

沈兼士，沈尹默，錢玄同，朱希祖的課我都聽過，因為太專門，淺嘗輒止，不敢抱「學分」的奢望。魯迅的小說史我倒不會缺過課，實際他在課堂上同林公鐸犯了同樣的毛病，批評時事多於就書本的正面發揮，而其引人入勝則在他善於談諧。方曹鏡張作霖在北方對峙之際，他偶然說起古代門神是「神荼鬱壘」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換成一個黑臉的尉遲公，一個白臉的秦瓊。若干年後，說不定又被換成曹鏡和張作霖了。課室為之哄然。

胡適之的課我不會選過，原因也是因為太專門，同時我對哲學也沒有基礎。以此類推於梁漱溟，陳大齊。不過他們的講演我每次必聽。在公開集會上胡適之的談鋒真够銳健，梁漱溟的口才則瞠乎其後了。

進了英文系我一直以一半國文系的課程維持我的學分。英文系的教員最初有張歆海，陳源，溫源寧，趙太侔，後來又有徐志摩，葉公超，林語堂。陳源伯博覽羣書，他的英文小說給我的影響極大，由於他的指導，我讀完了三四百本名著。他現在倫敦擔任國際宣傳處的專員，負責溝通中英文化的責任。張歆海講英國文學史，但不到一年他便走入仕途。去年在紐約商啓予將軍的酒會中碰到。說起「紅樓」舊事，他想起這有這樣不備一材的學生，絮絮不已，完全脫去了當年課堂嚴厲的作風。溫源寧擔任過系主任，他的英文修養够格，他講過文學史，莎士比亞，英國現代小說。近年也搞起政治來了，我很為他的所學惜。趙太侔在北大時期很短，我上述他的戲劇，他走了以後，課程由一位英國教授畢善功接替。他現任山東大學校長，今年在上海見他，重投了一次門生帖子。徐志摩講英文詩，因為他同時主編晨報副刊，叫座力非常強。而飛機撞山，正是在他北大教課的任上。葉公超擔任英文作文和英國短篇小說，戰後他以國際宣傳處專員的資格走過英美。他在紐約曾向我誇口說：「縱通鮮卑語，不作外交官」，王部長以電報他已經謝絕了。會幾何時，他竟正式跑到外交部裏，置身要衝了。林語堂擔任基本英文和發音學，他的一口美國式的英文真够動聽，講書也活潑生動。後來教書教厭了，便遠走美國，以「吾國與吾國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而大出風頭，於是接着他又寫「瞬息京華」（Moment In Peking），「生活之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加拿大為之紙貴，他就發了一筆「外財」。

上面所舉的幾位英文系教授除了徐志摩作古，趙太侔未脫離費舍之門，其餘都已改行，或則青雲直上，或則海外寓公。如今胡適之先生由駐美大使重回北大，並不能把老教授全部拉去。學風動盪，他一定感到施政的困難。十年不回北方，不知道沙灘是不是保存著舊日的面目，「紅樓」裏面是不是學術氣氛瀟灑。

一九四七，五，二十二日。

敦偉自傳之三

五四運動的色香味

羅敦偉

一考就進了北大

許多人以為我是五四運動功人，其實我趕到北京的時
候，已經到了秋季，業已越過了五四運動，不過在由五四
運動所掀起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中間，個人確實馬上即
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份子，在文化的園地裏面，崗位站得不太低。假定說
這個運動是愛國運動與文化運動的滙流，那末，無論就那一方面說，我是
有貢獻的。而且很快的在某一角度上是一個領導的人物。至今一般人一說
到羅敦偉，以為即是當年五四運動的人物，原因即是如此。

那時代的北京大學，因為五四運動的關係，成了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沒有那個青年不想考入北大。因此，投考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至少在
我是生平所遇到的最緊張最偉大的場面，許多朋友，成績比我好一點的，
榜發後都名落孫山。只有我，倒是一致就錄取了，而北大的規矩；是考了
一次，不准再考第二次，於是那些朋友，也不服氣，馬上私自刻上幾個圖
章，造上幾張假文憑，更換名字，再報名考第二次，果然許多人因此還是
入了北大。其中固然也有連考三年才放取的，但是用這個方法入學的，卻
真不少。

教育局長

看戲遭槍斃

致取之後，我和老朋友周純，皮
國傑同住馬神廟中老胡同一個公寓裏
面。我和皮先生同住一間。可是提起
皮先生，十六年冤冤枉被共產黨槍
斃了。聽說，那時他任湖南某縣教育
局長。他本喜歡聽戲，適逢鄉下草台子唱京戲，他看見人太多了，看不到
，獨出心裁，作了一把高椅子，擺在場子的中央，坐上去，唯我獨尊，自
然很好看。可是羣衆一聲喊，『反動派』『槍斃』！農民協會的自衛團，

真的即把他拉了下去，爭吵了兩句，說時遲，那時快，馬上驗明正身轟然
一聲，真的槍決了。許多看戲的還問着，爲什麼有槍斃，大家說是自衛隊
練習打靶。誰知道鎗靶就是他們的教育局長呢？其中固然還含有黨爭，
可是由坐高椅子到槍斃，卻非常簡單。話又說回來，我們三個人入學以後
，對於選那一系，很費一番考慮，結果，他們入了經濟系，我卻入了政治
系。固然我後來教書以及平日研究的，着重經濟，在北京大學卻是政治系
學生。

新傢伙受歡迎 蔡先生如慈父

提到馬神廟，那正是北京大學第二院之
所在，東齋西齋兩個大宿舍，也在馬神廟的
兩端，因此，對馬神廟最感興趣。尤其是馬
神廟一出口，有樹木參天的景山，是明崇禎皇帝殉國之處。一出後門，有
什刹海，清波盪漾，十里垂楊，又是北京的名勝，好不自在。馬路上面，
小飯館裏面，一切的場合，都是北大同學的勢力範圍。我們這一羣新生，
算是那個熱鬧場面中間的生客。生客是應該受歡迎的，果然有一天接到了
湖南同學同鄉會的通知，舉行新同學的歡迎大會。記不起是那日主席，老
同學說話的是易克嶽周邦式同學。新同學推我致答詞。也不知道說些什麼
話，馬上得到了良好的反應。從那天起，老同學對我很注意，一有集會，
總少不了要我發言。我一發言，大家先交頭接耳打聽名姓。知道是一個新
來的傢伙，另眼相看，總是得到熱烈的鼓掌。由此，一個陌生的客人，得
到了很多羣衆的擁護。在文化運動，學生運動中間，展開了我的活動。這
個時候，蔡子民先生正鬧辭職，蔡先生雖然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可是他老
先生根本是反對那樣鬧的。老實說，而是不贊成那樣的羣衆運動。所以看
到學生鬧得不可收拾。馬上留了一個字條，寫上「民亦勞止，迄可小休」
八個字，翩然而南下，學生都如失慈父，認爲這是受了政府的壓迫，反抗政
府的運動，越鬧越兇。我鋒利的演說，靈活的交際，也正與日俱進，因而
被認爲五四運動英雄之一。也不是偶然的。

段錫明 粗線條 羅家倫 怪面孔

我又開始寫文章，在報紙上可以看見我的言論，論壇上也佔上一個地位。那個時期，如果能說話，演說，已經算是好漢，再來一支筆，更够風頭的資格。當時著名的報紙是北京晨報，京報。有名的雜誌是新潮，國民和新青年。前兩種都是山北大學生主辦的。主持的人物是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

潘家洵、周邦式、孟壽椿一些人。段錫朋同學不大寫文章，可是他是事實上的領袖，因為他做事精神很貫注，又能够任勞任怨，指揮能力也很好。每天辦十二小時的公，也不覺疲勞，所以他是當時北京大學學生的首腦。北京大學同學是執文化運動，學生運動的領袖的，因此，段同學簡直是全學生的領袖。那位粗線條掌紋的人物，他的行動也是粗線條的，正符合那個時候學生界青年界的要求。羅家倫同學文名很高，學問很好，可是說話沒有段同學能够把握羣衆心理，而且一副怪面孔，至少在女同學看起來，不大順眼，那時北大雖未開女禁，女學校却也開始了活動。所以他的領導權是建築在言論上面，不是在行動上。其餘諸子，都是一時好漢，在我這個初到成名的後進看起來，都很佩服，至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青年，連我也在欽佩之列，對他們大名鼎鼎的更不用說了。

五四運動瘋狂的展開，天安門常常開會，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大禮堂，不是羣衆大會，即是代表會議。有會議便有大場面。我是最適宜於大場面的。因為我那時個子雖然特別瘦小，穿一件慘綠的破長褂，可是嗓子還宏亮，一口湖南話，也不管人家懂不懂，說起話來，膽量很大，一有機會，總是不肯放過，搶着發言。當日，什麼黨派也沒有，真是一個純粹的民主社會，這個自然是指學生界而言，環繞着的還不是很濃厚的封建勢力。

叫父親仁兄

勸姊妹戀愛

五四運動，正是對封建勢力的反抗，一下子衝破了封建勢力的網羅，大家真是有點莫明其妙，對父親寫信，上面寫『父親仁兄』，並不算侮辱。勸親姊妹同人家講戀愛，也不算難爲情。至於離婚，反抗父母包辦婚姻，不問是非曲直，大眾認爲乃天經地義，情緒熱烈的予以幫助，卻不必問對方是什麼人，也不會自己

考慮到底爲什麼要管閒事。至於寫文章，只要把『的、呀、嗎』安頓妥當，再加上幾句新名詞，反抗封建勢力，舊禮教的話，就是傑作。人人個個，打開報紙，只看學生運動消息和副刊。尤其把青年們寫的文章看得如同聖經一樣。本來幾千年來男女授受不親，婚姻包辦制度之下，青年男女都悶上祖宗三代以來的一股悶氣。一旦看見鬱悶有人發洩，句句彷彿都是自己要說的話，好不痛快。我們文章之吃香，就是把基礎建築在這個社會心理之上。

胡適之 字眼咬得清

陳獨秀 說話有股勁

五四運動，這個文化上的大變動，領導的人物，當然首推蔡子民、胡適之、陳獨秀諸位先生。記得某次張作霖與曹錕兩個將軍見面，張問起北京的學潮，曹說是蔡元培從中主持。張破口道：『不就是主張共產共妻的那個姓蔡的嗎！』其實蔡先生不僅沒有主張過共妻，也沒有主張過共產。不過蔡先生有一個特殊之處，即是能够預先看到時代的趨勢，而把握其機先。所以他總是站在時代的前面，一生沒有落後過。蔡先生並不善於言辭，可是他一句話即可以排難解紛。大家祇要看到蔡先生，沒有不敬重他的。胡適之先生那個時候是『新文化之父』，可是那個時候不過三十歲的青年。而且面貌白皙，彬彬儒雅，講學的時候很有情緒。努力地想把字眼咬得很清楚。這位家學淵源的胡先生真是學貫中西，用科學方法整頓國故，用科學方法，指導文化運動，有人說他半部中國哲學大綱，一生吃著不盡。我知道胡先生決不是投機取巧，實在是因為自涉以後，佛教傳入中國，中國學術思想受佛教的影響很大，而胡先生因爲不嫻梵文，自己以爲對佛學的造詣不夠，因此不敢再寫下去，這種做學問的謹嚴態度，正值得一般著作家效法。陳獨秀先生，是當日的文科學長，很有煽動的能力，說起話來總有那一般『勁兒』，彷彿蘊藏着一種拔山倒海的力量。沒有那個青年不認識這三位先生，這三位先生也很快的認識了我。我在北京大學彷彿又是中學時代一樣，以一個新生的資格，擁有多數師友的重視。

不必好好讀書，連課也不必多上，是那個時候流行的風氣。可是我雖然在文化運動學生運動中間活躍着，課堂上和自習室我都不甘心落後。一到有閑功夫的時候，即上圖書館。課外的書，看得不少，至於報章，每天

所看的總在七八種，雜誌中幾本好的，絕對不會放過，至於上課從來不大缺席，及試卷子也做得很好，許多人以為我的學校成績必定媽媽胡胡，後來湖南省的津貼按分數分發，每年只發前十名，年年都有我，大家才覺得有點奇怪。

五大臣出洋

一翰林清高

「五大臣出洋」段錫朋、羅家倫、康白情、孟壽椿、汪敬熙、由蔡先生向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召南先生商募得出洋費用後，被選出洋

。一共是五個人，大家叫他『五大臣出洋』。北京的學潮也有些低潮的趨勢。北京大學的整個精神也有點感到疲勞，大家需要自精神上加以補給，上課的風氣，也慢慢的加強。有人把北大同學分為若干派，叫這些從事文化活動的人為新文化派。其中有一部份更進一步彷彿是政治的運用的叫政客派，聽聽戲跑跑八大胡同的叫公子派。而學者派則是那些專門讀書不問外事的人，我在那個時候，當然列入新文化派。親戚朋友總認為危險，紛紛來信表示耽心。並且我的舅父周勃士真先生，即是安福系中間一個重要人物。他是湖南議員的首腦，是一個有名的翰林，也作過山西民政長。在革命之初，與閻錫山百川先生分負山西軍民重任。學問道德很好，尤其難得的，至今令我不能忘的，即是公私觀念的分得很清楚。他老先生是安福系的重要人物，而且擁有一部份領導的權力，而我自入北大，一直到畢業以後，始終是反北方政府的，在日並且直接反抗安福系。後面還要說到的，在驅逐湘督張敬堯那運動中間，我們舅甥之間，政治角力正是直接對立。但是我的舅父每禮拜必定和我見面，禮拜六一定要去他家中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很多的時候，要一直玩到星期天才回公寓。可是那全是私人的來往，而且對我在金錢上還有經常的幫助。但是從來不討論到彼此都知道意見無法同一的政治問題。舅父也從來沒有用語誠或者教勸的方式來阻止我的行動。慣常間接表示，說老年人與青年人自然是不相同的。現在中國正是一個轉變的時候，是非未定，最好是各行其是，真是一個太值尊敬的明達長者。抗戰時期他老先生在北京淪陷後，即困居舊京。王克敏、梁鴻志一般人都是老朋友，多方勸其參加偽組織。最後欲聘為顧問，以便維持生活，但

是我的舅父還是典當為生，絕不肯接受偽組織的任何幫助。這種春秋大義，不是富有修養的人何能如此。三十二年逝世，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是有由來的。

易女士之胆大

接着北京大學也就開風氣之先，首先開女禁。不過事實上只收了王蘭、奚楨，易群先三個女旁聽生。考期已過，正式招

考也來不及。大學開女禁，當日是報上第一條大新聞。老先生看起來是世風不古的怪現象。加之三個女生之中，以易小姐為最大胆。她為人雖然非常正派，可是很想澈底的打破男女之別。一切要與男子沒有分別；頭髮剪得和男子一樣不算數，她在鬥雞坑上讀互助團的時候，還一定要和男團員同一被窩裏面睡覺。可是她之此舉，並不是對那個男同學有什麼羅曼斯，而是要澈底，衝決男女之防，作這樣大胆的嘗試。也由此可以概見當日青年男女之如何反對舊禮教了。

德賽兩先生

五四運動是分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兩翼去飛翔的。而是所謂德賽運動；德先生指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即是民主要求政治上的改革，配合

愛國運動，它的目的在如何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是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的。賽先生即是 Science，是指科學，即是反整理國故迎頭趕上外國的科學建設。無疑的是受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影響。是傾向於科學的建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具有真正的客觀基礎，由此可見。它的內容既如此充實，而且是青年們絕對獨立自發的努力，從來沒有受人利用，也從沒有黨派色彩，儘管它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深厚影響，可是國民黨並沒有直接運用，所以始終是大眾一致，直線的向上發展，才構成偉大的成就。初期則不過是單純的愛國運動。這倒不是說兩者有什麼本質的差別，不過是說明比重上有所不同罷了。例如說，初期是以打倒賣國賊，以直接行動的姿態，後來雖然還是開會，還是遊行，直接行動的機會已經不太多。而組織學術團體，努力研究，辦刊物，從事寫作的風氣，越來越盛。什麼會，什麼社，什麼週刊，旬刊，月刊真是如雨後春筍，而此中產生的有名人物，知名的學者，實在不少。我也準備發起一個研究社會問題家庭問題的團體。即是後來開名一時的「中國家庭研究社」。



社會哲學

諸葛郎

汽 車

汽車之成爲殺人的工具，自屬于一種「誤會」，而汽車之不能成爲藝術品，是文化社會的損失。

歌德既謂建築物也供人音樂享受，則汽車不過是市儈的調笑聲而已。

三 輪 車

三輪車不乏異趣。東方色彩雖失，但有中古騎士風的好勇善鬥，與世紀末的頹廢。

頹廢者是不怕驚險的，能側坐着流覽種種顏色種種形狀種種表情的人臉，是現代娛樂之一種。而在千鈞一髮的驚險場而下，未被摔下車來，事後聽車夫三兩聲相罵，付之一笑，悠然重新攔起腳來，則爲現代的最高享受了。

寬 虹 燈

霓虹燈是都會的脂肪，偶有一段損壞殘缺，直如女人嘴上的唇膏被抹去了一角。

我不信聖瑪利亞也施脂肪，但教堂尖頂上豎着紅玻璃管的十字架。救難的聖者蒙垢了。

乞 丐

又遇到乞丐了，這是今天的第五個。

尼采究竟是好心腸的——「不予施捨是苦惱，予以施捨也是苦惱，所以乞丐是不應存在的」。

我祇有一個希望，祇希望轉過這條馬路不再遇到第六個乞丐。街冷靜得如此，乞丐是聰明的，使行人有暇思索，思索到一張紙幣的價值的低微，低微到他若不施捨出去，便是有罪的了。

乞丐運去了，是一張五百元紙幣使他住了腳的。五百元購買到清淨，市間最廉價的交易了。

花 店

花店總還是可愛的，雖未曾亦未曾想到過買一束甚至一朵。

但是花店夥計的招徠顧客的媚笑却惱人了，Polish日流風，是專爲配合工業的。鮮花若也能製成一種一種商標從機器裏滾出來，夥計們不妨瘋狂推銷。我想，打電話由夥計駕了自行車送貨的願主是愚笨的。

電 影 廣 告

採摘，修剪，都讓別人享受去了，這努力也是資本嗎？我將化錢雇人代我到公園去散步了。

高大的電影廣告畫設計者的虐待狂的發洩下

華盛頓廿日廣播：馬歇爾宣佈稱中國之經濟與軍事問題極爲複雜嚴重，他正注視中國政府改組後的結果。

參政會廿一日第一次會通過接受王雲五王世杰兩主席之請辭，廿二日下午第四次會補選，結果林虎一四八票，張君勱一三八票當選。

美前總統華萊士二十日在舊金山演說提出世界和平計畫：(一)厲行管制原子能，解除毀滅人類之各種兵器。(二)結束希臘與中國內戰。(三)產生世界人權法，作爲未來世界法律系統中的一部份。(四)規定世界經濟復興十年計劃。

英倫二十日電傳：蘇聯朱可夫元帥以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徒刑十五年。但消息未能證實。

英倫廿一日電：英當局於五月八九兩日強迫義大利里米尼居留營內蘇人一百八十名返國，係根據雅爾達協定中又一密約。

滬市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五月廿六日開幕。前數日潘議長親往各區訪問民隱，提出市政改革意見十二項，於卅一日大會中報告，經一致通過：(一)對議長服務精神表示敬慰。(二)彙撰後送市府執行。

參政會謀打和平之門，二十六日電請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六人赴京共策國事，除廣播外並請上海行總中共代表伍雲甫轉達。滬市參議會廿七日亦分電國府毛澤東，暨全國法團呼籲和平。但「解總」辦事處，不代轉參政會之電，變相拒絕。

日本片山內閣於六月一日上午舉行認證式，新閣正式成立，但已經過七日之周折，雖號稱三黨內閣(社會黨，民主黨，協同黨)，基礎仍不穩固。

參政會開會十四天，六月二日閉幕選出鄭揆一等卅一人爲駐會委員。最令人感動的爲七十七歲高齡邵從恩參政員因呼籲和平慷慨陳辭致於廿四晚中風，現在診治中。其他關於和平提案亦有二十件。

，矮小的行人只相當于廣告畫中女主角的嘴鼻。仰着頭，駐足而觀，不僅作為選擇影片的參考，而且把主角的嘴鼻指點批評，好像所有電影明星的存在只爲了他的一聲讚美。

更有不足，甚且說讚美而迷戀。

我對電影廣告設計者的估計錯誤了，他并非無虐待狂——觀衆則都是具有着被虐待狂的。

（有這樣的事實：一張以一個沉寃不白的悲慘故事作主題的影片映完了，觀衆心頭馱負起極重的悲感，久久不釋。于是他第二遍第三遍再來看，希望多看可獲解脫，而結果呢，他是甯願更多更沉重于這種悲感之結集的。戲劇家倍恩斯命說的一針見血：「鞭撻他的情感，是與撫摸他的肌膚一樣使他喜悅。」）

衣飾的色澤

去冬盛行過紅色圍巾，今春流行淡灰色的春大衣。女孩子們一直在受着愚弄。

當一種顏色流行時，它便顯得庸俗。當你正

血淚話棗莊

山 秀

好像空城計

從臨沂到棗莊，一直走不過一百多里路，可是來的時候，偏要去轉新安鎮（隴海線）徐州縣，兜了一個四倍於原來路的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半個圈子，原因是點與面被不同的兩個政團統治着，只有，乾認倒霉。

來到棗莊，首先給你的，是一個安靜的感覺，絕不像火線上那樣的緊張。街面上雖然也是行

被引導于一種顏色的美感時便被俘于庸俗的鎖鍊下了。

個強與立異也許是解放之路，可是，革命精神究竟難能可貴不可多得呀。

滿街都紅了，滿街都灰色了。

女人都脫「制服心理」。

用時裝來統一天下，他可以成功。

紙烟與火柴

任何一條街上都可以輕易地得到一包紙烟一盒火柴的。

敏感的悲觀者對這兩件東西的名稱有不祥之感：在任何一个場合，都可以輕易地得到一陣「烟」，一團「火」。

戒烟是難事，而衆醉獨醒與百煉成鋼，不畏烟火者，自然更是最不「輕易」的事了。

我們只爲一面的方便而追求太多的「輕易」，往往就忽略了許許多多「輕易」所形成的另一面的艱難。

人很少，但扶老携幼，挾着包袱倉惶逃難的情形是沒有了，好像是太平天下時的一個偏僻的鄉村。

尤其可怪的，這裏士兵不多見，一打聽，才知道這們大的地方裏邊只駐了一連人。據說是他們有了經驗，不再集中兵力於一點，因爲棗莊是一個產煤區，是一個被襲的目標，所以把重兵佈在周圍，擺上一個空城計的架式，單等共軍來上鈎的。

火藥味和肉臭

我們來這裏，是順便採訪，主要目的還爲了魯魯一下被破壞後的中興煤礦公司。參觀的結果

，若要寫出來，那麼就是機器被徹底毀壞，木材碎鐵被偷光，礦井給填平，剩下的是滿帶彈痕丟了房頂的殘垣斷壁。裏邊的殘餘地雷，到處都有，被太陽曝曬得時常爆炸，進去玩的小孩被炸傷炸死，時有所聞。在那裏立一下，兩次戰爭遺留下來的火藥氣和肉臭，可以一股一股的衝擊着你的鼻孔，成了一個使人裹足不前的恐怖區。

勝利前，這裏人口超出過十二萬，由於鬼子的強迫，煤炭的日產量最高額曾達八千噸，工人也超出了二萬餘人，商家林立，市面總算相當繁榮。但經過了勝利後兩次的收復，兩次砲火的摧殘，以致老百姓房屋被毀，米糧被劫，衣食無着，走頭無路；又因共軍還統治着大鄉鄉村，政治制度的不同，採取了絕對敵對的態度，鎮上的老百姓想往鄉村去，怕遭到戴了個國特的帽子被活埋，鄉村的來鎮上交易，也担着落個間諜的名義遭拘禁，越來越隔閡，以致雙方不能交流，百姓生活活活越發困苦。年輕的大部投親就友，出外謀生，剩下的老弱婦孺就只得在這個小天地裏苦熬着。

挑水須到五里外

衣食困難，吃水總應該不成問題，可是在這裏就不行，因爲多年挖煤，地下周圍三里路以內都已掘空，水源因此斷絕，敵偽時曾修有水管，從遠處引水注入於街內每隔百公尺築好的各個蓄水池內，人民便利不少。這次被圍，水管被共軍徹底破壞，不能修復，吃水必須往五里外汲來，因此水已漲到一千五百元一担，窮苦的小百姓怎們受得了。

駐軍不錯情報威武

還不錯，這次駐軍很好，客客氣氣嬌嬌大娘的和老百姓們倒合得來，不像先前駐軍那樣的野蠻。

雖然，對駐軍人們滿意了，可是有一件特別使人痛心的事，那就是由日本特務腿子一變而成的一批我們的情報員。忍飢挨餓還好受，不改日特時作風的這些便衣們的勒索詐財，可實在有點吃不消。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情報員，而是勉強連絡上一點關係，就到處高喊我是特務穿便衣拿着

枝手槍嚇唬老百姓的一批流氓。聽說對他們是「暫時利用」，因為他們有一部份私槍，是一部份地面上的惡勢力，他們可以兩面通氣，給予工作上不少便利。過去他們和敵黨的關係是如此，現在和我軍的關係又是如此，耀武揚威，依然如故，因此使他們也就產生了一個政治的哲學的理論基礎：「共同的鬥爭愈尖銳，他們的地位愈穩固」以致洋洋得意的喊出了「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口號。他們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就更加恣意橫行，無所不為，譬如裝莊老百姓有很多是靠煉焦炭吃飯的，他們整日就到各家去搜查，一見了焦炭或煤，就說是共產黨的，結果花錢了事，要不就得充公，晚上還冒充共產黨去敲詐；無論是銅、鐵、錫、鉛、糧、柴、百貨，他們都會造一個很新鮮的名詞沒收了去。商民簡直苦不堪言。上級好像「暫時利用」的觀點下也不去解決，使老百姓們又回到了淪陷時代的觀點，這是多麼堪慮的一種心理，多麼危險的一個傾向。

吉星文將軍——廣溝橋頭發射敵砲彈的第一人，這裏駐軍是他的部下——看清了這一點，頓時震怒，逮捕了為首的還鄉隊長馬龍（給敵黨當特務隊長時名馬自忠）及胡麻子賈友榮等七人，然

而押送到上級，不久就被保釋出來了好幾個，使老百姓更加莫明其妙，敢怒而不敢言。敲竹槓近千萬元的警察局的楊巡官，被縣長抓了去，苦挨了一頓，入了監獄，人們還嫌沒槍斃他呢！何況再去放縱這批萬惡的地痞流氓對政府應該趕快注意一下這個問題，接收人心是刻不容緩的。

當然的真情報員們，大概還說得過去可是他們並不秘密，照樣到處是我乃某部某處，我的上級是某氏某名，攤出後台老板眩耀自己，都認為自己是上級的正統直轄，瞎吹胡砲，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倒真有點欽差大臣滿天飛的勁頭，誇耀給苦人們看，難道有什麼光榮？這種浮雲的舉動，適足妨害他們自己的工作。

土法挖煤暫免飢餓

這樣的年頭，當老百姓不容易是事實，但只要有辦法他們還是要活着的。在棗莊的老百姓可說大都是煤礦工人，對採煤是內行，當然還得設法在煤上去找飯吃，因此他們就想法去用土法挖煤。可巧，總算天無絕人之路在棗莊南部三里處的審神廟，只挖了三丈深，就發現了煤層，並且煤質特佳，不但可供煉焦，還能提取煤油及肥料。因此你也挖，我也掘，前後又在棗莊的東郭蘇家園，田家屯，石碑村，西北部的湯家莊，十四營，及桃家莊等處，都掘成了一個個的小礦坑，日產量也相當可觀。將要斷炊的失業工人們，這才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去換幾個餅茶團，免去了餓斃的危險。

礦方的殘忍

不知是中興煤礦公司的嫉妬，還是礦方的殘

忍，他們明知道機器被毀，礦坑被填，二三年內不能再去採煤，但他們也不能讓這些失業工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汗去替國家增加一些生產，藉此換取一碗飯吃。最近礦警隊居然拿着刺刀，迫使他們停工了，並且還抓去了不少的工人，登時造成了工人再度更多數的失業，增加了社會的紊亂。莫非這次公司在上海的股東大會，竟有如此的決定嗎？或者，礦方以為早年在某種條件下，用幾個銅錢，買得了這裏的開採權，不容別人侵佔嗎？然而礦方短期內既不能復工產煤，何必硬逼他們以至於死呢？再說所謂財產所有權或什麼開採權者，不過是一種傳統的看法，單從國家正在急切需要的「增加生產」四個字上說，這種行動也是非法的。政府正在竭力想法增加生產，救濟失業，多方努力而不暇，這些財東先生們不但不幫政府的忙，偏去製造失業，減低生產，作那種反政府的勾當？！

下層如此上層如何

不用說，老百姓更苦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門，向誰哭訴呢？作小生意吧！沒本錢，靠面子賒一小車煤推出去，還要納稅，結果賠錢，可以說是一腔辛酸淚，盡在不言中。可是他們都認為現在的痛苦，是下層的為非作歹，上層的命令總不會如此。他們還在期待着心目中的「上層」去解除他們的痛苦。不知政府的高級公僕們知道幾分之幾不？

這一連串的事實，說不盡也寫不消。不容忽視了，快來救救百姓！

美國人心目中的陳立夫

五月二十六日
美國時代周刊

上星期有七百個大學生咆哮着衝進了國民政府，他們要求每月的副食津貼增加一倍（當時的數額是國幣萬八千元，約合黑市美金兩元），以應付不斷高漲之通貨膨脹。他們的要求被官方拒絕以後，便粗暴地叫着說：「那末錢那裏去了？你們吃飯化多少錢？」於是他們跑到政府的食堂裏，把官兒們的飯菜吃起來，還叫着要添飯。

除了損失一頓飯的官兒們以外，其他的中國人對這件事也誰都覺得痛心。因為這違反了儒家修身和尊上的教訓。但這是現代的中國哪——是不可妥協的，無限制通貨膨脹的中國（天津上星期的生活指數合戰前一六，七九〇倍）。這混亂的中國甚至使一向同情中國的美國人也喊出了：「這討厭的一團糟局面，我們不要牽涉進去。」

當然，到頭來美國還是不能不顧問中國的，正像它不能不顧問歐洲的事一樣。但美國對歐洲的看法已經清楚了，因為莫斯科的一陣風已把美國的幻想吹散。可是一個普通的有知識的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看法依然一部分是事實，一部分是親共的宣傳，還有一部分是對於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無可避免的誤解。美國人是這樣想的：「中國共黨當然是極端主義者，但他們也較別國的共黨更多刺激。蔣主席也許是不錯的（美麗的蔣夫人當然是不錯的），但他被反動的政客所包圍。」

他代表

美國所難了解的
中國的一面

假如美國人多讀一點關於現代中國的文字，尤其是左翼報紙，那末他便會碰到陳立夫這個名字，他是所謂C系的領袖。陳氏被人指為代表中國不幸的一面，他是幕後的無賴，破壞一切妥協與阻礙一切進步的惡魔。

假如這種指責是確實的，那末美國和中國將如參商之隔，需歷不少痛苦的一年頭。要檢討這局勢，最好還是檢討陳立夫。他也許像一個無賴，但並不

因為他確是一個無賴之故，而是由於另外兩個原因：（一）他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美國友人）所最痛恨的中國人；（二）他是代表美國人所難了解的中國的一面。他所代表的中國的一面已在中國有兩千年的歷史的今後還將繼續許多年頭。美國人如欲了解中國，那末便需了解這位嚴肅的，灰色的，有着一張貴族聖人面孔的人物，他有時穿一套不大整齊的西服，有時則穿一襲藍色的長袍，有時弄一點小權謀，有時懷着偉大的夢想。

陳立夫這名字近來不大在報紙上出現。在內亂中打勝仗，阻止通貨膨脹，或是進行建設，都不是他的事。他擔負起來的是較少急需，但更為重大的工作，即溝通兩大文明的工作——一種是以儒教教義為基礎的文化，另一種是以西方技術為基礎的文化。為了達到這目的，他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活動方式：一方面他寫社會哲學的鉅著，一方面他運用一種政治機構，從蔣主席身畔起一直遍及各城各鄉。假如J，A法萊能在美國「新政」的全盛時期，把英國哲學家陸克的哲學應用過去，那末美國便有較好的前例，可供了解陳立夫之用。（陳氏的名著是「唯生論」，曾銷至二十五萬本的驚人數字）

一、主 有力 人
進化的生 觀

陳氏為中國儒家政治家之領袖視中，重國文化中所有之優點。但陳氏並不排外。歐化的哈佛畢業生宋子文大量輸入歐化，這種傾向為陳氏所痛惜，中國與西方接觸以

來，至今還是受創至少與受益相等。正像任何一個有思想的東方人一樣，陳氏是知道日本急求歐化皮毛的例子。他說：「現在科學的進步……已把我們歷來的習慣打得



粉碎……我們必需改進我們的社會習俗，克服我們精神上的停滯，根除我們那種喜愛的習俗，然後我們才能享受科學之果，然後我們才能防止與不斷的科學發明以俱來的危險。我們的飛機……是超音速的，但我們的身體不會超音速。在這樣的世界中，人類必需有有力的進化，但仍平衡的人生觀……」

陳氏不是一個盲目落伍到紀元前五百年的人。他喜讀柏格森等變易派哲人的著作而心嚮往之。但陳氏認為億萬中國人都會服膺儒家的主張而建全世界最安定的社會，所以儒家的主張必需重新應用，而不當毀棄。孔子說過：「祇有水是長流的，而無盡期。」陳氏不希望中國社會被西方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的觀念所掩沒。

陳立夫所要刷新的儒家哲學其實不是什麼難解的東西。儒家哲學的中心便是說，人性善，人生的目的在求人之融和，為政者應以身作則，教民以仁義。儒家哲學以為政府應由學者與君子來主持。但這種仁愛的父道政治（在國民黨的訓政時期與最近的新憲法中仍遺留着）並不是西方人所了解的民主政治。在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人聽來，陳氏似乎一直在要求由國民黨中的優秀分子來無限期地繼續統治下去。

陳氏在中國的新政府裏並無職務。他以別種方法來行使他的勢力。他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局）秘書長地位掌握各縣長官，而把握各級黨部。收稅，徵軍糧，徵兵都是縣長的事。

假定中國政治貪污

假如中國的政黨政治附帶着貪污，那末陳氏個人決無愧色。他從來不假公濟私。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

陳氏個人決無愧色

過：「我敢說誰都不能證明陳立夫是貪污的。」果然，誰都不會證明過。陳氏說：「真正的問題不是貪污，而是因長期戰亂而發生的經濟危機，正如美國內戰以後，公共道德有過一個墮落的時期一樣。孔子說過：「衣食足然後知榮辱。」陳氏又說：「人的自然欲望充分滿足以後才能不受聲色貨利之誘惑」。

在陳氏看來，孝是最高的道德。懂得儒家的孝的觀念，便能大部分懂得陳立夫及其中國。簡略地說，孝便是子女對父母之道。但孝的函義不止於此。其意義為個人不足論，唯家庭最為重要。孝維持了中國的社會，但也助長了營私舞弊和引用私人的陋習。孝所加於人的責任，是西方人所不

能了解的，但它似乎又改變了西方道德基礎的個人犯罪觀念。與孝相近的還有一個「正」字，正是指人應有的禮貌。

陳氏之得勢由於與蔣主席保有密切之關係，他對蔣主席完全是孝與正的關係。陳氏對蔣主席的恭敬，甚至到崇拜的地步。他有時也進言，但却如一個孝子對於他光榮的父親的進諫。

蔣主席正式宴客的時候，陳氏幾乎從來不出席的。但蔣主席與人在一起的時候，要算與陳氏為最多，即蔣夫人亦所不及。在重慶時，蔣主席和陳氏常一起渡江，到南岸的主席私邸去。時常有人看見他們兩位靜靜地坐在主席的小汽輪裏，蔣主席穿着軍服，陳氏穿着長衫，默默地相對，心領神會，難得說一句話。

陳氏今年四十八歲，蔣主席今年六十歲，都是浙江人。陳氏兄弟八人，現在在世的祇有陳立夫和他的令兄陳果夫，果夫較立夫長八歲，年來患肺疾，為人聒靜，現任中國農民銀行總裁。陳氏昆仲幼年清寒，但族中有叔父陳其美，陳其美生性剛強，為一革命將軍，蔣主席少時嘗受知於陳氏。陳將軍臨終時，曾向蔣主席說：

我要走了，我心裏祇有一個希望。我沒有兒子，然視我兄之子如己出，請善為照顧，使盡其才能。」

科學家與哲學家

陳氏在一九一九至二三年就讀於天津之北洋大學，勤習物理，算學及中國古文。像大多數當時的學生一樣，他敬仰俄國大革命，讀馬克斯和列寧。

但是這未來的工程師主要的興趣都在美國。他在畢茨堡工礦學校唸了一年，畢業論文是「中國煤礦機械電力方法之運用」。繼續攻讀並加入劉易士之聯合礦工會。

在他畢茨堡的論文的導言中，陳氏開端的筆調更像一個哲學家：「任何實業之發展，首重於人類之利益。」

一九二六年回國，運用所學，擬施之於山東，然命運安排，使其有更緊張之工作，他再遇到蔣氏，斯時已為黨軍之司令，陳氏乃被視為政治上之贊助。

當時孫逸仙博士取得俄國之援助，克里米林之遠東專家鮑羅廷帶來莫斯科的組織圖表，示以國民黨如何按俄國共黨之方式重組，甚至如何建立

青年律師

王善祥 申不害

他說一旦沒有法律將是怎樣一個世界

「人類惡魔的戰爭並不因兩次大戰減低其氣。幸而維持社會秩序的還有尊嚴的法律。」

「私人或團體的糾紛能在法律面前低頭，不能不算是人類進化的表徵。真的，一旦沒有法律，你能想像將是怎樣一個人吃人的世界！」

這是上海聞名律師王善祥先生對於現代法律的評價。這使記者對於此位青年律師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十歲高考及第

王律師出身於上海清心中學和法政大學，爲前輩老法家王亮驤博士的高足。廿二年第二屆高考及第，名列前茅，那時纔滿二十歲。分發司法界服務，無人不稱贊一聲「好年青的法官」。加以衛玠丰神，潘安容貌，如將時間倒退一世紀，真要成爲「八府巡按，風流倜儻的王公子」了。

抗戰以前，他歷任南通，蘇州，上海第一特區推事，檢察官。廿四年一度奉司法部派赴日本考察，歸國發表很可貴重的報告。「七七」鐘響，被調爲軍法執行總監部軍法官，進而升任雅安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七年法曹即能主持檢察，在司法界不是一件容易事。

攢下烏紗做律師

律師生活的開始，在卅年之秋；地點是抗戰首都的重慶。他之轉業有兩種原因：一爲法官要

長篇
創作

時代女兒

四
梅子

不知是蘭蔚的考運亨通？還是她的真才實學確能壓倒一般？在這次南高入學考試祇有二十分之一的適遇之下，新榜題名，居然還是第一人。南高第一次招收女生就錄取了一個女狀元，這當然要轟動全校；所以秋季行開學禮，校長非常得意，在訓詞中特別提出來說：

「本校初次招考女生，雖祇錄取三名，成績都非常優異，而袁女士且爲榜首。足徵女子的智慧並不遜於男子，男同學應知自愧，千萬不可存往昔蔑視女子的心理，彼此須互相敬重，努力學業，庶幾平等教育，前途日見光明，實爲本校之大幸。」

校長這段話，引起了千餘學生的掌聲，同時一個個更傾注於、旁坐着的三位女性；而俯首緬頤的蘭蔚，尤其爲衆矢之的。自此她在南高便有了女冠軍的尊號。

她最初本和王君衡英同時報考英文系，入學後會見顏明澤，傾談極爲投機。明澤考的是理化系，並且對她說挽救中國的危亡，祇有發展實業；實業如何發展，非先研究自然科學不可。中國的女子多半習於柔靡的文學，這是極端錯誤。其實文學祇是發牢騷的玩意，於國計民生毫不相干的。言下頗有勸她改習理化之意。她一則爲明澤危言所動，再則覺得一個人進英文系實在有些胆怯，因此她在英文班上只上一天課，就請求教務處改到理化系。不久便和明澤，貞侯同住在校舍爲她們專備的女生宿舍。

那時女生宿舍僅僅她們三個，各佔據一間大房，格外顯出空間的淒清。直到第二年秋季開學，才添了十幾個同伴，她三人也歸併到一間房裏。玉君就在這學期和蘭蔚重相聚首。蘭蔚從玉君母親口中，曾聽見玉君在滬已和一個在德留學回國省親的關公子訂立婚約，聞及玉君，玉君要她不要洩露。流光雖又飛過了半年，此事在女同學間，還祇她一人知道。她固然覺得玉君較前更浪漫了，而和自己族兄配戲，尤其招人批評。但素好無中生有的玉媽所說的，又怎能完全相信呢？她等王媽走出，乘機把玉君的祕密告知明澤和貞侯，三人正互相推研，忽然電話室的夫役走來告訴她，說貴州會館有電話來，袁宅出了急事請她馬上回家。

四 忍心哉阿父！

——又是爹和娘打起鬨架了吧？我出門時，爹就好像有些生氣。娘是太可憐了！爹從前也不至如此。無非是沒有錢，而……這叫我當女兒的怎樣安慰呢？——這是蘭蔚急忙走出南高校門時的推想，她不得不破例坐一次洋車趕回家裏去。

果然，她才走進貴州會館，看門的老李，李駝子就攔着她說：

靜而他好動；一則感覺到法官是審判，律師是聲辯，雖然同樣根據法律，明辨是非，而後者之保障人權實過於前者。由此他慣下烏紗而以代人民仲冤為職志。

江翊老打成相識

開業不一年，大小辯護案件無往不利，已使他聲譽雀起。同時更兼東吳大學教授南京晚報重慶版主筆，常作正義的呼聲，為各界人士所注意。卅二年渝都中國電影製片廠因唯一大戲院之租用被業主控告，由文化界介紹請這位名律師代表應訴。對方攻勢甚猛，特請前輩法家江庸律師出庭。先憑江翊雲在法界的歷史與地位，就可把這位青年壓倒。然而王公子真不含忽，準備十足理由來應付當前的強敵。

庭開之日，新聞記者坐滿了旁聽席。原告律師說中國製片廠租期早滿，何能久佔不讓。縷述理由，如數家珍。那時記者也在旁聽席，不免為他捏一把汗。他却不慌不忙起來說：

「原租約規定在抗戰未結束前被告有續租之權利，文字俱在，不容巧辯。所以目前是租費如何合理增加的問題，而不是房主收回房屋的問題。講到其他，都是廢話。」

這斬金截鐵的答詞，使有意偏袒的法官也無能為力，祇好以「試行和解」為延宕。

當然案子和解下來就是被告的勝利。江翊雲對這位青年頗有「後生可畏」之感反而互相携手，言歸於好。於是在勝利以前，中國製片廠始終把握着唯一大戲院，而王律師更獲得光榮的聲譽。

天外飛來別苗頭

「袁小姐回來得好。你剛走，你老太爺就跟老太太發脾氣大吵大罵。也不知爲了什麼事，老太爺把烟盤烟燈都摔到院子裏，拿着烟槍把老太太頭上打了一個大窟窿。你快進去瞧瞧罷。」

她不料情勢竟有這樣的嚴重，趕快跑進第二重，她家住的左跨院。天色尚未太黑，一眼就望見母親頭上搗了一塊藍布，坐在靠牆的地下嗚嗚地啜泣，地上好像有三兩灘紫紅的血漬；父親的烟槍，烟斗，烟燈，烟盒，烟籤……就在這血漬四圍中七零八落地躺著。同館住的孫太太正和她家用的張媽站在母親兩旁，鬚髮是勸解。她心內一酸，奔過去喊了一聲娘，就半跪半坐似的撲在牆邊雙手抱着她母親。母親哭出聲來，她也眼淚紛紛地陪着母親哭。

「蘭蔚，你回來正好。」她父親忽然從房裏跳出來。「我吃粥，吃我自己的錢，是你娘替我賺來的嗎？要你娘一天說到晚。從前有錢時候，怎麼沒有聽見那個敢放一聲屁？現在窮了，不但朋友們看不起，連自己女人都來指責了。不吃烟我就不吃，我死了，看那個活得成？」父親餘怒未息憤恨不已的神氣，母親又忍住了哭聲。晚風如利剪一般地襲來凍得她直抖；蘭蔚終於不能不掩護柔情的母親，求父親的寬恕了。

「爹，請爹自己保重！」她帶着淒慘的情調。「天氣這樣冷，娘的身體這樣單，已經被爹打傷了，爹還來罵娘嗎？爹不看娘，也要看看薄命的女兒！」

「放屁！你也來罵老子！早知道你們把我當做眼中釘。你們想我死，我偏不死。我現在窮了不是？我偏要再開給你們看看。你能幹，你們去享福。我袁廷威當年在貴州，隨便就殺個把人，現在還能看你們的嘴臉嗎？好，好……咳……咳……」袁老爺本想女兒像往日一樣百依百順地替自己打點主意挑烟吃，不料蘭蔚反幫着娘來頂撞，這無異于火上加油，他的氣更大了，簡直把女兒也大罵一頓。但他冲沖的怒氣，終敵不過烟癮之圍攻，嘆了幾句，依然不免氣吁喘喘地大咳不住。

「袁大哥，算了吧！天黑了，外邊太冷。張媽，你打開燈，把太太小姐扶進去，有話請到屋裏再講，好不好？」慣作袁家調人的孫太太，看不過意了，祇好陪個笑臉，使出調人應有的手段。

袁太太這時只有嗚咽的分兒；蘭蔚無端受父親叱罵，更覺十分傷心，也在一旁抽噎着。張媽拉了一會，蘭蔚順手站起，袁太太却死都不肯起來。

「從此……咳……我們一刀兩斷，各走各的清秋大路。難道我就老了，永無出頭之日？咳……我倒要看看你們。」袁老爺跑進屋裏，穿了一件破舊的大氅，戴上油光光的瓜皮帽，頸上繞着烏黑色的圍巾，走出來狠狠地說了這幾句，就離開院門，彎着腰鬚鬚大踏步似的向院外直奔。

兩年前，敵人投降了，我們勝利了。上海第一批飛來的政府大員，就有這位青年律師在內，他是上海市政府特聘的專門委員。專門委員的頭銜只是一時的幫忙，不久他就和端木楷先生等合組公正法律事務所於郵船大樓七號，回到原來的崗位。治律之餘，兼任復旦法政兩大學的教授。

上海是人文薈萃之區。國內英才都在這裏一顯身手。單說律師就有一千四百多，各有各的苗頭。「天外飛來」雖不錯，「出人頭地」好不難哉。公正法律事務所所以端木之領導，益以青年律師之英勇，正是相得益彰。因此業務日見發展，幾乎京滬著名案件大半落在他們的手上。

去年四月，海上發生了一「反內戰」與「反內亂」之爭，引動了大遊行而打人，而纏訟，青年律師就在這轟動一時的案件內作了原告的代表，結果却兩造對他都有好感。這是他聞名海上的始步。

唯不殺方能止殺

「上天有好生之德」，能使犯罪人不至於死，本為法學家的最高理想。最近蘇聯宣布廢除死刑，這個理想已開始實現。王律師素來有此主張，他說人是順乎自然的生，也應順乎自然的死。殺何嘗能止殺，祇有不殺纔能逐漸杜絕殺的動機。各界人士欽佩他這種見解，於是很多漢奸家屬請教於他。鼎鼎有名的大漢奸周佛海，羅君強兩案，他都參加辯護，而結果都由鬼門關拖回殘生，改判了無期徒刑。汪孟晉、汪文梯兩逆子更是他一人代表辯護，兄判七年，弟祇一年六個月，且予緩刑。此外諸如胡楓與漢奸之子離婿案，鄭毓秀收回房產案，黃鄂之女收回房產案，孔財神之子大少爺涉訟案，凡是他所經辦，可說是百分之九

這不但袁太太和蘭蘭母女司空見慣，毫不足奇，就是孫太太和張媽也想著非要袁老爺出去，這場把戲不能馬上結束。向例都是這樣，不過今天袁老爺特別氣大，居然打得袁太太頭破血流，甚至和女兒也過不去，稍覺得新奇而已。

其實，今晚已過的事，自然也是一個向例，所謂新奇也者還在後面。袁太太和蘭蘭充其量走進屋內再相抱痛哭一場，就可了事。但袁老爺並不如她們所料，當夜或第二天仍然自動地或被友人陪伴着轉回家來。

袁廷威說曾經任意殺過人，並不算吹大氣。十年前當他四十二歲時，他正在貴州都督公署裏榮任言聽計從的參謀長。貴州都督除了夜間陪姨太太睡覺外，沒有那件事不請教他。與其道他是都督的膀臂，勿謂說他是都督的靈魂。貴州省無論文武官員，士農工商都祇認識這位都督的靈魂，靈魂一點首，肉體當然沒有問題；他那炙手可熱的權勢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人太得意了，最容易埋沒良心，唯其他安福尊榮，充分滿足物慾的享受，就不免造成種種損人利己的罪惡；而戀姦屬員之妻，藉故槍殺其夫的隱私，尤其在他良心上刻下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創痛。

這事發生在他任參謀長後一年，他惟一的掌珠蘭蘭小姐剛剛十歲；就在慶賀小姐十歲生辰大典那天，參謀長公館內賓從如雲觥籌交錯，另有一番盛況。參謀處職員更是無人不到，還有許多僚屬的內容也乘此向參謀長太太，姨太太獻一獻殷勤。參謀長太太沒有生兒子，兩個姨太太買了半年也是普信杳茫。參謀長雖不在乎，他屬下的一位三等參謀却替他十分顧慮。這位參謀素工心計很想走走偏鋒先博得參謀長的歡心，然後取而代之。考量的結果，便和婢度而來有一月身孕的夫人商定了一條美人計。這參謀大人趁那天獻殷勤之便，開始向參謀長顯露他嬌媚的色相；隨後參謀長也就輕輕易易地墮其彀中。但參謀長心計更高，不到兩月，這參謀忽被以通敵罪名輕輕易易地斷送了性命。參謀夫人不久便祕密地升充參謀長的三姨太太，而第二年就替蘭蘭小姐添了一位玉雪可愛的小弟弟。

可惜袁廷威弄璋之後，赫赫聲勢，祇繼續延長了一年，那作傀儡的都督忽被推到。他匆忙中遺開了兩位不生育的姨太太，帶着一正一副和一雙兒女到京城來，仍然腰纏萬貫，度那無憂無慮的生涯。然而他的惡運漸漸來臨，後七年始終沒運動到相當地位；黃金雖多，終敵不過歲月的蹉跎，何況他又狂嫖濫賭，毫無節制的浪費。所以他那豪華景況，終于變成午夜的好夢，清長的回想；實際生活，則一天不如一天。近一年來幾乎常賣一空，自己和妻女躡居貴州館內，姨太太和兒子因為同居不能相安，借住朋友家裏。他不但感覺日食艱難，簡直連苟延殘喘的福壽膏也難乎為繼了。

凡享受過福壽膏的君子們，都以為福壽膏比世間任何好糧食還重要；袁廷威也是一樣。他

中華百年陰陽歷月日換算簡明表 (三)

人从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

公 1861 1862	民 前五 一	辛 酉 咸豐 二	公 1860 1861	民 前五 二	庚 申 咸豐 一〇	公 1859 1860	民 前五 三	已 未 咸豐 九	公 1858 1859	民 前五 四	戊 午 咸豐 八	公 1857 1858	民 前五 五	丁 巳 咸豐 七
2-10	一	(正)	1-28	一	正	2-8	一	正	2-14	一	(正)	1-26	一	(正)
2-24	十五		2-6	十五		2-17	十五		2-28	十五		2-9	十五	
3-11	一	(二)	2-22	一	(二)	3-5	一	(二)	3-15	一	(二)	2-24	一	(二)
3-25	十五		3-8	十五		3-19	十五		3-29	十五		3-10	十五	
4-10	一	(三)	3-22	一	(三)	4-8	一	(三)	4-14	一	(三)	3-26	一	(三)
4-24	十五		4-5	十五		4-17	十五		4-28	十五		4-9	十五	
5-10	一	(四)	4-21	一	(四)	5-8	一	(四)	5-18	一	(四)	4-24	一	(四)
5-24	十五		5-5	十五		5-17	十五		5-27	十五		5-8	十五	
6-8	一	(五)	5-21	一	(五)	6-1	一	(五)	6-11	一	(五)	5-23	一	(五)
6-22	十五		6-4	十五		6-15	十五		6-25	十五		6-6	十五	
7-8	一	(六)	6-19	一	(六)	6-30	一	(六)	7-11	一	(六)	6-22	一	(六)
7-22	十五		7-3	十五		7-14	十五		7-25	十五		7-6	十五	
8-6	一	(七)	7-18	一	(七)	7-30	一	(七)	8-9	一	(七)	7-21	一	(七)
8-20	十五		8-1	十五		8-13	十五		8-23	十五		8-4	十五	
9-5	一	(八)	8-17	一	(八)	8-28	一	(八)	9-7	一	(八)	8-20	一	(八)
9-19	十五		8-31	十五		9-11	十五		9-21	十五		9-8	十五	
10-4	一	(九)	9-15	一	(九)	9-26	一	(九)	10-7	一	(九)	9-18	一	(九)
10-18	十五		9-29	十五		10-10	十五		10-21	十五		10-2	十五	
11-3	一	(十)	10-14	一	(十)	10-26	一	(十)	11-6	一	(十)	10-18	一	(十)
11-17	十五		10-28	十五		11-9	十五		11-20	十五		11-1	十五	
12-2	一	(十一)	11-13	一	(十一)	11-24	一	(十一)	12-5	一	(十一)	11-16	一	(十一)
12-16	十五		11-27	十五		12-8	十五		12-19	十五		11-30	十五	
12-31	一	(十二)	12-12	一	(十二)	12-24	一	(十二)	1-4	一	(十二)	12-16	一	(十二)
1-14	十五		12-26	十五		1-7	十五		1-18	十五		12-30	十五	
			1-11	一	(十二)							1-15	一	(十二)
			1-25	十五								1-29	十五	

聚 興 誠 銀 行

人 便
羣 利

社 服
會 務

經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並 由 國 家 指 定 經 營 外 匯

有 卅 餘 年 歷 史

◀ 通 匯 地 點 ▶

貴	昆	宜	沙	漢	天	北	香	廣	南	上
陽	明	昌	市	口	津	平	港	州	京	海
自	內	遂	瀘	樂	宜	萬	重	成	常	長
流	江	甯	縣	山	賓	縣	慶	都	德	沙
井										

廠 織 染 中 光

主 要 出 品

商 標

斜 細 絨 花 府 直 機
絞 布 布 布 網 貢

立 三 長 光 松
鳳 子 壽 中 鶴

龍 華 塔

創 始 於 民 國 十 八 年 設 有 織 染 印 三 大 部
最 新 設 備 。 最 低 成 本 。

大 量 生 產 。 薄 利 傾 銷 。

廠 址：上海唐山路一二一九號
發 行 所：上海天津路四四弄七號

電 話：五一二六五 五〇二七二
電 話：一三八九三 一〇三五七

巴 川 銀 行

服務周到

利息優厚

匯兌便捷

上海分行

南京東路七三一號

電話：九五七六六，九六一六四，九

一九七〇，九七二八七，

電報掛號：九八九九二

天津分行

羅斯福路三四七號

電話：一三〇七，三三〇〇，三六八九

電報掛號：八三六三

漢口分行

中山大路一〇三四號

電話：一四六

電報掛號：九二二三〇

四川分支行處

銅梁巴川銀行 銅梁下南街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

合川支行 合川藥市街三三號

太和鎮支行 太和鎮北街

綿陽辦事處 忠孝路八號

遂寧辦事處 大西街三三號

潼南辦事處 帶洛街